

这两年传统文化热度不减,很多地方都在推传统文化进校园,进企业,进乡村,书店里与传统文化有关的书籍也每每热销。社会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产生了一些现代病,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人情淡漠、内心空虚,于是,转向孔夫子、圣贤书寻求内心的安慰与寄托。

著名思想家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预言:“世界的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新一轮的传统文化热,是消费时代的一时之需,还是自觉的文化认同与回归?本期“对话”栏目,齐鲁晚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著名学者龚鹏程。

对话
china

国学热,是文化消费还是文化自救

访问人: 本报记者 黄体军

受访嘉宾: 中国国学中心顾问、北京大学教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主任龚鹏程

【声音】

梁漱溟:人生态度的复兴

明白说,照我的意思是要和宋明人那样再创讲学之风,以孔颜的人生为现在的青年人解决他烦闷的人生问题,一个个替他开出一条路去走。一个人必确定了他的人生才得往前走,多数人也是这样;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从里面发出动作,才是真动。中国不复活则已,中国而复活,只能于此得之,这是唯一无二的路。有人以五四运动而来的新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这场新运动只是西洋化在中国的兴起,怎能算得中国的文艺复兴?如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人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那只有如我现在所说可以当得起。

汤一介:儒学复兴的机遇

在儒家看,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自我身心内外”的种种矛盾,其中“人”是关键。因为,只有人才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不是我们可以说,当今人类社会遇到的问题,儒学可以为它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善于利用儒学资源来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是不是可以说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机会?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孔子的儒家思想并不十全十美,它并不能全盘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诸多复杂问题,它只能给我们提供思考的路子和有价值的理念,启发我们用儒学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智慧,为建设和谐的人类社会作出它可能作出的贡献。

干春松:新儒学需重回生活

如果西医的教育体系培养不出中医,目前中国大学的儒学教育体系能培养“儒生”吗?换句话说,目前中国的大学儒学教育是要培养儒学的研究者还是新一代的儒家价值的传递者呢?实际上,中医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技术”,大规模的课堂教育难以承担经验等非知识因素的传递,进而言之,儒家作为一种实践性的价值体系,知识性的传递只完成了儒家教育的基础部分。新的儒学教育展开最有活力的部分是民间读经运动、“乡村儒学”的建设。但儒学重回生活也要避免一些歧途。在儒家的教育层面,民间的读经教育必须要避免商业化和庸俗化的倾向,无论在管理和师资培训上都应该有政府或民间组织加以规范。

景海峰:国学都市化

在高校国学教育发展的同时,近一二十年来,中国的都市化急剧发展,农村出现“空心化”的现象。在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和新都市化的快速进程中,传统的人伦关系和基本道德规范处于失序状态。基于这一现实背景,近年来山东地区开展乡村儒学建设,试图对传统儒学进行普及和复兴。而在新兴的现代化移民大都市的深圳,相较于从传统的乡村视角来理解国学,更迫切的是如何在社会结构转型之后的新都市化状态下,重新理解国学与社会的关联性。国学热是都市文化觉醒的标志,以国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都市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对于丰富都市人的精神生活,提高都市民众道德素质和提升城市“软实力”都有重要作用。

文化自救心理助推国学热

齐鲁晚报:在您的新书《书院何为》中,您对儒学复兴有很多思考,也有一些忧虑,请问,以儒学为主的国学热的背后,反映了当下哪些社会需求?

龚鹏程: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主要是努力向西方学习。但结果如何?失其故我,以致文化断层现象越来越严重。故最近二十年,社会上逐渐兴起的国学热,可以说就是针对这种现象的反省与文化自救。

新的国学热或曰传统文化热,首先是由下而上的。例如对现代学自西方的教育体制产生了疑惑,开始想改弦更张,回归传统,于是有了儿童读经运动,各种私塾之崛起;渐渐再由传统蒙学教育之摸索恢复,走向对书院传统的恢复与继承,出现遍地办书院之现象。

又如新文化运动以来,都是批判封建礼教的,把礼当做吃人、束缚人的枷锁。但这些年大家开始感觉一个社会要走向文明,人与人之间仍是要讲礼的;中国过去被称为礼仪之邦,而作为现代人不讲礼、不懂礼,实在可羞可耻。而传统礼乐,敬事天地,报享祖先,礼拜先贤先烈、尊奉师长父母,都仍有其道理,对现代社会尤其需要。因此近年我们会看到各处祭孔、祭黄帝、祭伏羲、祭祖,恢复制礼作乐、衣冠揖让,而且希望把现代都市生活也逐渐礼乐化的行动。

又比如宗教,过去主张无神论,痛批宗教迷信;现在则发现人仍需要信仰、需要有所敬畏。儒佛道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一部分。但这些传统文化典籍,我们早已陌生了,这也是今人在文化需求上亟待补充的。这些年南怀瑾、于丹等人讲经典之书如此畅销,不论如何评价,都应注意到这是一种文化需求上对于匮乏之自我拯救。

这种社会性的文化自救,渐渐也获得了政府之支持与回应。国家建立了国学中心,教育部在推传统文化进校园,各大学在办国学院,设国学专业,各城市文明办在编礼仪教材或推展家家训,形式多姿多彩。企业也颇多参与乡村儒学、古村重建等活动。

齐鲁晚报:这许多行动,应该也与国际性大背景分不开吧?

龚鹏程:的确,全球化的发展,已使得国与国之间同质化日趋严重,国家或城市皆已面目模糊,难以分辨,因此文

对儒学需求巨大,但儒学研究甚是萧条

齐鲁晚报:您的忧虑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学界的,的确,面对巨大的社会需求,学界在理论、师资、教材等方面似乎存在很大缺口,那么您认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学界有何建议和期待?

龚鹏程:例如现在到处办国学院、国学班,可是国学中断或停滞了几十年,如今通晓国学的人有多少?师资何在?教材又在哪儿?真正的研究又如何?上世纪八十年代,通过对港台新儒家的介绍与对话,并整理章太炎、熊十力等早期儒者的文集,儒学研究确实奠定了一些基础,也培养了若干人才。新时代儒风大盛,儒学研究其实并无太大进展。没有新学派,也无新理论。因此虽然社会上儒学仿佛热得很,我们内行人却很明白:儒学研究

目前甚是萧条。新意无多,学术社群也没什么活力。

而就在集大成者凋谢、中壮辈临近退休,青年学者还不成气候的这个时候,社会对儒学之需求却是空前巨大。要学界提供各式讲员、写各种书。学界根本无法应付,出版社只好大量翻印老书或出版通俗讲论(如张居正、南怀瑾及各大名师的讲记),以应时需。这类书,在盗版市场上更多,足证社会需求之殷。

但通俗讲论本来粗浅,内中且多错误。出版社大出特出,无非图其方便,找个人讲讲,录音整理即可成书,不用等学者十年磨一剑。印老书,当然好,可是也往往欠缺学术考虑。如胡适《说儒》原只是一篇小文章,但现在配了图,包装成了一本大书。该文本是有争议的,就



一本书而言,其内容亦显单薄。可是学界现今并没什么总说儒家较好的著作,出版社这么做,恐也出于无奈。

现在发展儒学,首先不应在方向路线上争辩,而是沉潜下来好好读书。连四书五经都

没通览,却在那儿辩说该不该读经,岂非可笑?在浮嚣的社会风气中,知识人首先要静得下来,深思熟虑,做点理论的突破或文献的掌握。根深自然叶茂,深入了才能浅出,要做社会推广,先得努力钻钻象牙塔。

治种种现代病,国学是一剂良药

齐鲁晚报:现代化进程中产生了很多“现代病”,那么国学对此真的是一剂良药,能起到人们梦寐以求的疗效吗?

龚鹏程:当然啦!现代化的基本态度,便是要扫除传统。这也是现代人心灵漂泊的主要原因。发展儒学或复兴传统文化,不正是对症治疗吗?

其次,现代性在认识论方面表现为工具的、实用的、现世的思考。所以现代人短视、缺乏价值理性,生命丧失了“意义”。社会越现代,人就越不快乐,通俗心理学越盛行其道,因为人人都有严重心理疾病。传统文化也正好对症治疗这个!不然你以为这些年为会盛行禅坐、灵修、辟谷和各种鸡汤?

现代社会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家庭形态的变革和家庭结构的不稳定。使得现代人在

面临体制之压迫时,既无田园可归,又无家庭可以退守。而现代社会工作与行动的漂移又强化了人们的无家感,这是现代文学与艺术中经常谈及的现代困境。人人都想改善,可是被现代化裹挟了的现代人,哪这么容易就能挣脱现代生活形态的樊笼?而儒家对家庭的重视,和它在重建家庭亲情伦理上的作用,却有无可质疑的效果。

齐鲁晚报:现在是一个大众消费文化的时代,那么国学热的背后是不是也存在一个国学被大众过度消费的问题?

龚鹏程:消费时代,大众不是接受文化之教养,而是消费着文化。传媒及文化产业推波助澜,追求消费的数量与钞票,一如政客追求着选票。故阿多诺(Theodor Adorno)形容

媒体是“把启蒙的可能,变成了野蛮化的可能”,不只败坏趣味,更迟钝感觉。在这个时代,推展儒学,可能亦只如推销一种新的文化产品。擅于包装与营销者,自会在其间利用话题传播、区隔市场、异业结盟诸术,销行其产品。大众或分众购买此等产品,其心态亦类如买维他命补品。胶囊一粒,轻松入口,便希望能健身益神,并不感觉儒学是要真正在日常生活上从事“学”与“思”并做伦理实践的。

不过,消费也不全是坏的。举例来说,美国年轻人常穿国旗衫,戴国旗帽,围国旗图案的围巾,相关国旗文化的创意产品不计其数。这是什么?这是把国旗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感性消费,因有这种消费,所以厂商愿意投入创意,进行设计,推出

产品,形成市场经济规模。而无形中美国的形象、美国的价值、爱国的情绪也就由此增强了。近年我们文化产业的发展也不是如此吗?过去都以欧美时尚马首是瞻,现在汉服、养生、茶道、酒道、花道、香道、中式家居等器用及身体层面的文化创意产品已越来越多,消费儒道佛文化符号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大商人穿布鞋、剃光头、着大褂,挂一串佛珠,手上再戴上好几串佛珠,四处禅坐、辟谷的,简直成了时髦。你说此皮相俗恶之态,岂是真儒真佛?是的,确实大俗,确实很表面。但文化价值观在社会上确实转变了的证明,不也就在这里吗?现在缺的,是懂得的人不要鄙夷他们,能拉他们往上再走一程,就可逐渐修成正果了!